



王妃的秘密

江西人民出版社

王 妃 的 秘 密

(法)巴尔扎克 著 李金波 译

王 妃 的 秘 密

(法)巴尔扎克著

李 金 波译

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昌市第四交通路铁道东路)

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875 字数 134 千

1982年7月第1版 1982年7月江西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45,000

统一书号: 10110·224 定价: 0.54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共收巴尔扎克的中篇和短篇小说各两篇。

《纽沁根银行》塑造了法国七月王朝时期大银行家纽沁根的典型形象，他用蓄谋已久的投机办法，剪光了不少巴黎人身上的“羊毛”，变成了一个百万富翁。

《王妃的秘密》揭示了卡金尼扬王妃骗取作家大丹士爱情的秘密；作者以高度的艺术才华，描写了卡金尼扬王妃的微妙和复杂的心理。短篇小说《假妓》和《坚贞的爱情》都以中世纪为时代背景，歌颂了夫妇之间和男女之间的忠贞的爱情，同时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阶级和僧侣阶级的“好色”和“好货”。

目 次

纽沁根银行.....	1
王妃的秘密.....	98
假 妓.....	173
坚贞的爱情.....	188
译余赘语.....	212

纽沁根银行

诸位知道，巴黎上等酒家的雅座，其间的隔板是多么单薄；例如，万利酒家的那个最大的房间，就是用一架可以搬动的屏风一隔为二的。这件事情并非发生在万利酒家，而是在一个僻静的去处，因为自有一些缘故，不便在这里把它讲出来。我们是两个人，所以正象亨利·莫尼埃笔下的那个普律多姆所说的那样，我说：“我不想连累她！”

我们已经注意到板壁结构不够结实，所以当我们一起坐在那间小小的雅座里，津津有味吃着色香味都好的讲究的晚餐时，我们谈话总是小声小气的。可是，一直到上烤肉的当儿，我们还是没有邻客；隔壁房间里，除了柴火的哗哗剥剥之外，声息全无。但是钟鸣八点的时候，我们便听到人声和嘈杂的脚步声了；跑堂们拿来了烛火。显然，有一群人聚在隔壁房间里了，一听他们开头几句话，我立刻知道他们是一批什么人物——是从当前这一代的阵阵翻腾的浪尖泡沫里冒出来的四只大胆的鸬鹚——四个快快活活的年轻家伙，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真是一个疑问，因

为大家都知道，他们既无年金，又无地产，然而他们却生活得很好。他们是现代工业主义（它已经成为所有战争中最残酷的战争）的最机灵的雇佣兵队长，他们把焦虑扔给他们的债主，把欢乐留给他们自己。除了衣着之外，他们什么都不关心。然而，他们却有让·巴尔一流人物那样的勇气，可以在火药桶上抽雪茄（也许是为了扮象他们的角色），挖苦人的脾气胜过小报，不放过每一个人，甚至不放过他们自己，目光犀利，善于猜疑，办事精明，贪婪成性却又手面阔绰，心怀嫉妒却又沾沾自喜，兴之所至，俨然是深谋远虑的政客，什么事都要分析一番，什么事都要猜测一番——这一批人里，还没有一个人在他们当作战场的这个世界上飞黄腾达呢。四个人中只有一个人总算走到了梯子的脚边。

要搞钱，根本不费吹灰之力；两手空空的人，只消花六个月的拍马功夫，便什么都不缺少了。昂多什·菲诺，这个白手起家的人，倔强固执，沉默寡言，冷若冰霜，笨头拙脑，然而却具有一种气度，在任何一个他可以利用的人面前，不惜卑躬屈膝，当他不再需要一个人的时候，他就脸色一变，神气活现了。正象《居斯塔夫》芭蕾舞里一个滑稽角色那样，他后面看去是个侯爵，前面看去是个庄稼汉。而且这个商业上的祭司长，后面还跟着一串随从呢。

埃米尔·勃龙台，新闻记者，精力充沛，颠三倒四，聪明能干，懒懒散散，他想要干什么，就能够干什么，但是他却心甘情愿睁着眼给人家利用。有时奸诈，有时善

良，全凭他一时的高兴，是一个惹人喜爱的人，可不是一个令人尊敬的人；机灵得象喜剧中的卖俏丫头；对任何一个请他摇动笔杆的人，或是哪一个要借用他的良心的人，他一概不加拒绝，埃米尔就是那种最令人神魂颠倒的荡妇，关于这一类荡妇，有一个现代的怪才说过，“我喜欢他们，当他们穿了缎子拖鞋的时候，更甚于他们穿了长筒靴的时候。”

这一帮人中的第三个，名叫库蒂尔，靠投机为生，拆东补西，把赚来的钱偿付他的亏空。他老是处于风险之中，全凭他突然几下大胆的手法和运用得力，他才免于灭顶之灾。他在巴黎财源滚滚的大海上到处浮游，想寻找一个迄今还是争议地带的小岛，在上面安一安身。很明显，库蒂尔还没有得其所哉。

至于第四个，那是最最心怀不善的家伙，只要一听他的名字就够了——此人名叫皮苏！哎呀！不是一八二五年的皮苏，而是一八三六年的皮苏，一个愤世嫉俗的小丑，由于他入木三分、尖酸刻毒的才能，被公认为卓越绝伦的一个。他真正是一个被释放出来的恶魔，因为，他发觉他的聪明才智只是落了个一场空；是这么一个皮苏，一想到在上次革命中浑水里没有摸到鱼儿，就懊丧万分；是这么一个皮苏，象走绳索的小丑一样，对每一个人都要踢上一脚。皮苏对于他这个时代和它的全部丑事，了如指掌，并用他的恶谰加油加酱，渲染一番。他象一个拦路汉那样，扑到每一个人的背上，而且按照刽子手的办法，在每一副肩膀上留下一个烙印。

狼吞虎咽，大嚼一番之后，我们的邻客也达到了我们已经达到的阶段，就是说，吃甜点心了；而且，因为我们声息全无，他们就变得旁若无人。多谢香槟酒的效果，他们在雪茄烟的烟雾中随便吃着点心，一面开怀畅谈起来。然而，在他们的谈话里，你感觉得到一种冷酷的性格，它使最活泼的感情变得阴沉僵硬，使最丰富的灵感有翅难展，使朗朗的笑声带上一种尖利的音调。他们茶余酒后的闲谈充满了刻薄的讥讽，它把笑谈一变而为冷嘲；它表明这些灵魂，因为一心为己，已经枯涸殆尽；表明生活中除了满足利己主义之外，便没有什么目的——这就是我们生活其中的和平年代的结果。我想不出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拟的，除了狄德罗不敢发表的那本攻击整个人类的小册子《拉摩的侄儿》之外；它把人剥得袒胸露腩，把身上的烂疮都暴露了出来，这里面每一句话——就连说话者自己所想要表达的观点——都免不了受到冷嘲热讽；什么都要推倒重来，否定一切，什么都不值得尊敬——除了怀疑论者所接受的那个信条之外——有钱能使鬼推磨。

对他们相识的外围人物一试锋芒以后，他们就把他们恶意的矛头转到他们知心朋友的身上了。一等皮苏开始大发议论（这不久就会知道）的当儿，我做了一个姿势，表示我要呆下来听它一听。因此我们就仔细听着这个骇人听闻的即兴之作，它在一班疲惫不堪的人中间使这个艺人赢得了这样的一种声名；虽然他的议论老是被弄得支离破碎，但我的记忆力还不差，能够把它全部记录下来。他所发表的意见和表达的方式都有点象文学作品。但恰当地

说，它是一个恶意暴露的杂拌儿，它抹黑了他的时代，对于这样的事情，实实在在，其它类似的小说是不作兴涉及的；而且，除此以外，我把全部的责任都放在主要发言人的身上。皮苏一面扮演各种不同人物的模样，变换着口气，一面还做出种种手势和姿态，从他三个听众发出的喝采声和赞扬声判断起来，他的手势和姿态准是无懈可击的。

“那么拉斯蒂涅拒绝了你？”勃龙台问，显然是问菲诺的。

“一口拒绝。”

“不过，你用报纸来吓唬吓唬他吗？”皮苏问。

“他哈哈大笑起来，”菲诺答道。

“拉斯蒂涅是前任德·玛赛的直接继承人，政治上也好，社会上也好，他都会平步青云呢，”勃龙台说。

“不过他的钱是怎样弄来的呢？”库蒂尔问。“在一八一九年，他和那个大名鼎鼎的皮安训住在拉丁区的一家肮脏的公寓里；他家里的人吃的是炸金龟子，喝的是他们自酿的酒，为了每个月寄他一百法郎。他父亲的产业不值一千埃居；他还有两个姐妹和一个兄弟指望着他呢，可现在——”

“现在他有四万里佛的收入，”菲诺接着说：“他两个姐妹每人都有一笔不小的家产而且和贵族家庭联了姻；还拨了一处地产给他的母亲，归她终身所有——”

“即使在一八二七年，我知道他还名一文呢，”勃龙台说。

“噢！在一八二七年！”皮苏说。

“甯，”菲诺继续说，“可是目前，我们都看得出来，他很可能做一个部长，法国的一个贵族院议员，或者随他的高兴做什么。三年前，他和但斐纳客客气气地分了手；除非他有充分的理由，否则他是不结婚的；他可能娶一个贵族家庭的女儿。这家伙一直有心要结交一个有钱的妇女。”

“我的朋友们，话还是替他说回来吧，”勃龙台说道。“他逃脱了贫困的掌心，却又落到了一个万分聪明的人的爪子里了。”

“你们知道纽沁根是怎样一个人吧，”皮苏说。“在早先，但斐纳和拉斯蒂涅认为他很好，他好象把妻子看作是一件玩物，他家里的一件装饰品。下面这个事实，使我把他当作在一切方面都是一个直爽的人，”皮苏又说。

“纽沁根直截了当地承认他的妻子可以代表他的财产；她是一件少不了的东西，但是在一个政治领袖和大资本家的百忙的生活中，一个妻子只能占次要的地位。我有一次亲耳听他说过，波拿巴在他早期和约瑟芬的关系中，就象资产阶级那样愚蠢；在他存心利用她作为一块垫脚石之后，他却一心要把她作为一个伴侣，那就未免太可笑了。”

“任何一个具有异乎寻常的能力的人总是对女人采取东方式的看法的，”勃龙台说。

“这位男爵却把东方和西方的观点混合成为一种有趣的巴黎方式。他讨厌德·玛赛；德·玛赛是很难摆弄的；但是他对拉斯蒂涅却十分喜欢；他利用了他，虽说拉斯蒂

涅一直蒙在鼓里。婚后生活的一切负担都放在他的身上。但斐纳心血来潮，拉斯蒂涅就首当其冲；他侍候她上布隆涅林园玩；他陪她去看戏；这位眼下了不起的小政客，那时候把他大部分的生命花在写那卿卿我我的书桌上。一开头，欧也纳就为了鸡毛蒜皮的事被她骂一顿；当但斐纳高兴的时候，他就精神抖擞，当她不高兴的时候，他就垂头丧气；她对他的推心置腹和百般折磨，对他真是一个重负；他浪费了他的时间，他的宝贵的青春，去填塞这位百无聊赖的巴黎女人的空虚。但斐纳和他两个举行重要会议，商量有关首饰的问题，戴哪些首饰最合适；她一不如意，大发雷霆，他总是逆来顺受，同时，为了补偿一下男爵，她对他总是十分温柔可爱。至于这位男爵呢，却在暗地里发笑；可是一当他看出拉斯蒂涅压着这个包袱，有点吃不消了，他便装出‘似乎他怀疑出了什么事情’了，于是这一双情侣，大家怀着鬼胎，和好如初。”

“我可以想象得到，一个有钱的太太准会供养拉斯蒂涅，而且让他过着体面的生活，可是他从哪儿弄到他的财产的呢？”库蒂尔问。“象他眼下的这份巨大的财产一定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；可没有一个人说他发明过一种巧妙的生意经。”

“他得到了一笔遗产吧，”菲诺说。

“从谁那儿得到的呢？”

“他无意中碰到的某一个笨蛋吧，”库蒂尔认为。

“他倒并不是全部偷窃来的，老兄们，”皮苏说：

“……请你们不要吓得汗毛直竖；

我们的时代对欺世者非常仁慈。

好吧，我来告诉你们他是怎样起家的。首先，向天才致敬！咱们这个朋友并非是一个‘小家伙’，如象菲诺所说的那样，而是一位英国派头的绅士，他会打牌，也会游戏；而且，看客们对他都敬仰备至。在一个规定的时刻，需要有多少的聪明，拉斯蒂涅就有多少的聪明，正如一个兵士在九十天的观察期内，在三个见证人的担保之下，要使他的勇敢得到报偿那样。他看上去好象狡猾，顽固，前后矛盾，游移不定，没有一定的主见；但是要搞些什么厉害的名堂，要策划一些结党营私的勾当，他决不三心两意，象这儿的勃龙台那样，碰到这样的关头，对事情的看法，一唯人家的观点是从。拉斯蒂涅集中思想，精神振作，看准要害，突然进击，全力以赴。他正象一个缪拉^①，长驱直入，拆散方阵，向股东、发起人和所有的铺子连续猛轰，缺口打开以后，他就悠悠然重新过他的懒懒散散、无忧无虑的生活了。他又成为一个南方人，一个快活人，成为轻薄无聊的拉斯蒂涅了。他可以享福睡到晴日当空，因为在紧要关头，他是从来不睡觉的。”

“很好，不过还是讲讲他的财产吧，”菲诺说。

“皮苏会用三言两语把它讲出来，”勃龙台回答。

“拉斯蒂涅的财产就是但斐纳·德·纽沁根，她是一个了

① 拿破仑手下的大将。

不起的女人，胆子大，眼光远。”

“她借过钱给你吗？”皮苏问。大家都大笑起来。

“你把她看歪了，”库蒂尔说，他是对勃龙台讲的；

“她的才智仅仅在于她会几句多少有点泼辣的话，在于她死心塌地爱上拉斯蒂涅，盲目地服从他。她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意大利人。”

“钱就不算在内了，”昂多什·菲诺不高兴地插了一句。

“啊，我讲，”皮苏哄着说。“听了我们这一席话，你敢责骂那可怜见的拉斯蒂涅吃纽沁根银行的白食，白住人家替他租下的房间，完全象从前拉·托皮尔白住我们的朋友德·吕波供给他的房间吗？这样，你就流于圣德尼街坊们的庸俗之见了。首先，‘在理论方面，’正象鲁瓦雅·科拉尔^①所说的，那问题可能就是《纯粹理性批判》一书所主张的；至于不纯粹的理性呢——”

“他扯到什么地方去了！”菲诺回头对着勃龙台说。

“但是他的话也有道理，”勃龙台高声呼喊。这是一个很老很老的问题；就是拉·夏泰尼莱和雅纳那一次赫赫有名的决斗后面的大秘密。据传雅纳和他的丈母娘十分投机，她啊，爱得他什么似的，把他打扮得漂漂亮亮的。事情到了证据确凿的地步，分辨也是白费。亨利二世对飞短流长的话听之任之，但拉·夏泰尼莱出于对亨利二世的忠心，挺身而出，于是就发生了这次决斗，它倒也丰

① 鲁瓦雅·科拉尔（1763—1845），法国的唯灵论哲学家。

富了法国的语言，叫做‘雅纳的打击’。”

“噢！要追溯得这么远吗？如此说来，这是很高尚的了？”菲诺说。

“作为一个久有资望的报纸和杂志的老板，你是准定不会懂得其中的道理的，”勃龙台说。

“世上有一些女人，”皮苏一本正经地继续说，“而且在这个问题上，也有一些男人，他们可以把他们的生命切成两半，只把其中的一半端出来（请注意我是用人道主义的语言为你们措辞的）。对这些人说来，一切物质利益都排斥在感情的范围之外。他们把他们的时间，他们的生命，他们的荣誉都拱手献给一个女人，而在他们男子自己的圈子里，那就不惜勾心斗角，尔虞我诈了。他们也不想从一个女人手里接受任何东西。不错，如果灵魂的融合后面接着就是利益的融合，那是会大煞风景的。这个原则被大事宣扬过，但很少有人去实践它。”

“啊，那是瞎扯淡！”勃龙台嚷着。“那个德·黎希留元帅是懂得一点风流的，在那次躲在火炉后面的事件发生之后，他就给德·拉·波普兰尼埃夫人安排了一千金路易的津贴。阿妮·索黑尔，出于一片天真，把她的财产都给了查理第七，这位国王倒也受之无愧。雅克·科尔替法兰西维持了王位，他这样做是被允许的，可是，象女人那样，法兰西却并不感恩戴德。”

“先生们，”皮苏说，“如果爱情里面没有不分彼此的那种友情，依我想来，只是一种图个眼前的放荡行为。如果还要把有些东西保留起来，那算得了是什么彻里彻外

的推心置腹呢？在这两种绝对相反、同样是无所谓道德的原则之间，是没有任何调和的余地的。在我看来，害怕彻彻底底地结合起来，不用问，原因就是由于只怕这种结合持续不了多少日子，如果这样，那么，再会吧，幻梦！热情，不相信它会永远持续下去，这样的热情是一种可恶的东西（那位完全纯粹的费纳龙就有这么一种味儿）。同时，那些通达人情的人，冷眼旁观的人，深于世故的人，戴着漂亮的手套和漂亮的领结、想娶一个女人只是为了她的钱财而居然毫不脸红的人，都大喊大叫着感情和利益必须完全划分开来。另外还有一些疯子，他们爱着，想象着世上只存在着他们和他们所爱的女人；对他们说来，百万金钱只是一堆捞什子罢了；她穿戴的手套和佩带的茶花却价值百万。如果他们花光了那些肮脏钱，再也接不上来了，那么在讲究的杉木盒子里，你会发现还收藏着残花剩瓣呢！他们不再分什么你我；对他们说来，‘我’已经不存在了。你——才是他们的有血有肉的词儿。你有什么办法呢？你能够阻止这种‘心病’的活动吗？世上就有这种只讲恋爱不屑计较金钱的傻瓜，聪明人在他们恋爱的当儿，就非得计较计较不可。”

“照在我看来，皮苏真是崇高呐，”勃龙台嚷着。“菲诺，你的看法呢？”

“在任何别的地方，”菲诺说，一面把他系着领带的脖子挺一挺直，“我倒是可以说，在任何别的地方，很象正人君子；可是在这儿，我想——”

“正象算你有幸，那些不要脸的坏蛋中就有一个你，”

皮苏接口说。

“的的确确，就是这句话。”

“你呢？”皮苏回过头来问库蒂尔。

“废话！”库蒂尔嚷着。“一个女人，不愿意把她自己的身子当作一块垫脚石，不愿意让她所挑选的男人达到他的目标，这样的女人是没有什么心肝的——她只有她自己。”

“你呢，勃龙台？”

“我不想空口说白话，我要亲自实践一下。”

“好极了，”皮苏用他十足讽刺的腔调接口说。“拉斯蒂涅却没有你们这种想法。只取不报答是可厌的，甚至是有点儿轻薄；可是，拿了人家的东西，以百倍的价值来加以报答，象上帝那样，却是一种豪举。这就是拉斯蒂涅的看法。为了他和但斐纳·德·纽沁根在钱财上不分彼此，他感到非常的丢脸；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他对此真是抱憾呢，我亲眼看到他眼眶里含着泪水，对他的处境感到痛心。是啊，他当真哭了！——在吃了夜宵之后。唉，唉，照我们的想法是——”

“我说，你是要取笑我们了，”菲诺说。

“根本没有这回事。我们是在谈拉斯蒂涅啊。照你们看来，他的悲痛准是他败坏的标志；因为那时候他有些儿并不那么爱但斐纳了。可是你有什么办法呢！他是心里象针扎那样的疼，可怜的人儿。他是一个出身名门却完全堕落了的人，而我们呢，是规规矩矩的艺术家哪。因此拉斯蒂涅一心要使但斐纳富起来，他是一个穷小子，她是一个